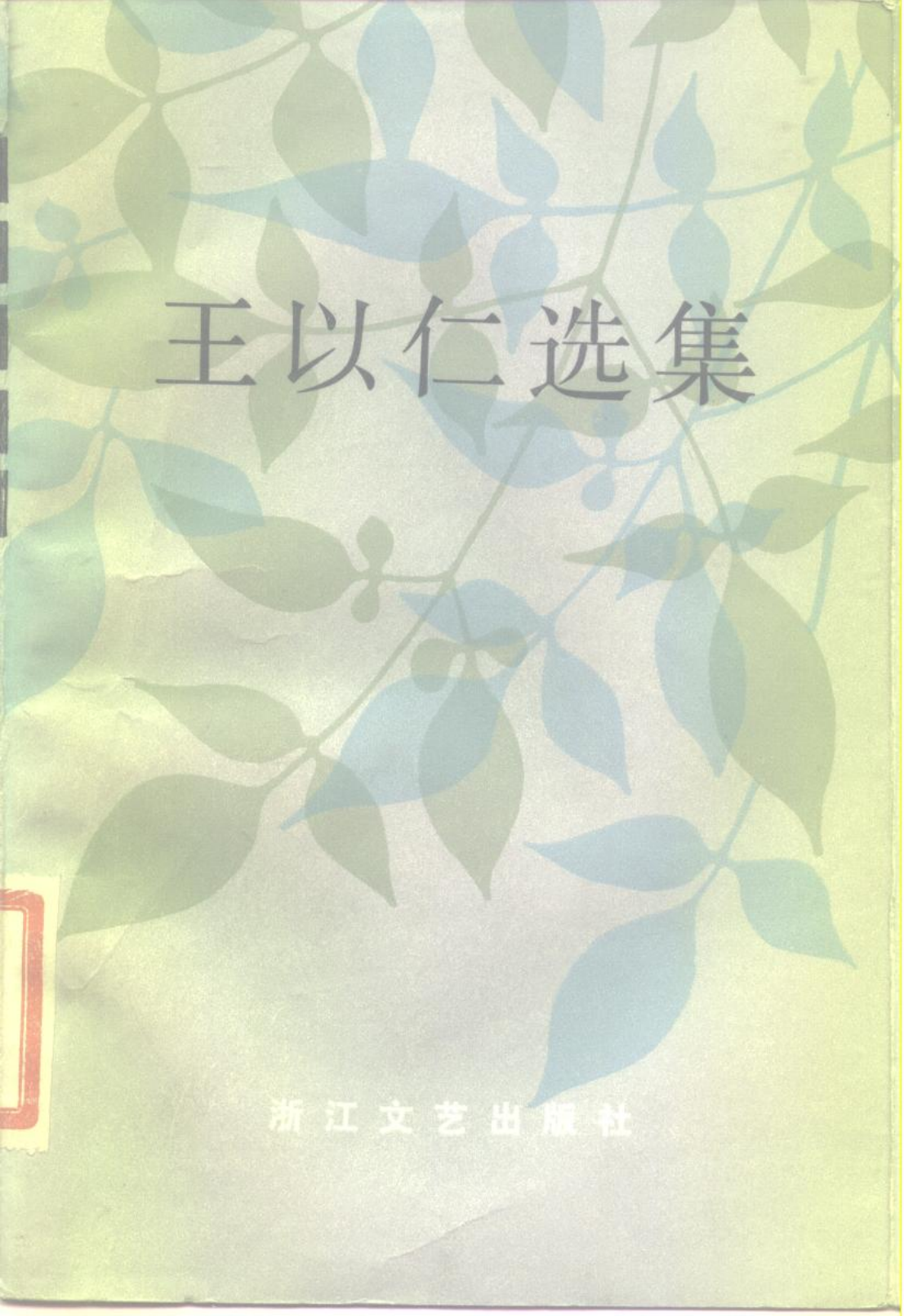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以仁选集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王以仁选集

浙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责任编辑 李庆西 周艾文

王以仁选集

本社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0 插页3 字数216,000 印数0.001—4,200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·154

定价: 1.25 元

出版者的话

在中国现代文坛上，王以仁留下一行匆匆的脚印。他自一九二四年开始写作，在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上发表作品。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编定了自己的小说集《孤雁》，不久便只身出走，永远地失踪了。时年二十四岁。

王以仁的作品，目前发现的有二十五万多字，主要是小说和诗歌。这些作品大多反映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彷徨，风格凄惋、清丽。作家以满含苦闷与痛感的笔触刻划了黑暗的现实，惨淡的人生；对旧时代提出深沉的控诉。王以仁是文学研究会会员，受新文学思潮影响，也以探求人生为文学使命。当然，他的探求是有局限的。由于没有看到民众的觉醒，更没有看到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所在，他那种孤芳自赏的偏激情绪，又往往成了顾影自怜的消沉格调，而其本人也终于在失望中走上了毁灭的道路。

曾有人说，“以仁是时代的牺牲者”。这话有一定道理。王以仁其人其文，带有时代的悲剧性，也反映了新文学运动的某些侧面。为着研究与借鉴，也为着保存新文学运动的若干资料，我们特编辑和出版这部选集。

现将有关本书编辑方面的一些情况，说明如下：

一、全书分小说、诗歌两辑，各自按写作时间排列。

二、《孤雁》根据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单行本排印。其他作品均选自作品集《幻灭》，据一九三二年上海博文书局版本。

三、长篇小说《幻灭》和长诗《哀中国》是未完成稿。

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王以仁的生平和文学道路，本书附录了许杰的《王以仁小传》，郁达夫的《打听诗人的消息》以及王任叔的《怀以仁》等文。

本书编辑过程中，承蒙作者生前好友许杰的帮助和支持，提供有关资料，谨表谢意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五月



作者像〔中〕1923年

目 录

小 说

神游病者	3
暮春时节	22
孤 雁	
我的供状（代序）	34
孤 雁	40
落 魄	51
流 浪	65
还 乡	81
沉 溺	101
殒 落	120
幻 灭	
第一卷	142
第二卷	185

诗 歌

落花曲	273
哀 歌	278
林中早行	283
读《祈祷》后的祈祷	285
鸡鸣声中	288
露 珠	291
哀中国	293
序 曲	293
第一部曲	296

附 录

王以仁小传	许 杰	305
打听诗人的消息	郁达夫	307
怀以仁	王任叔	311

小 说

神 游 病 者

—

近来他对于他自己的性情的突变，也有些奇怪起来。他从来不爱幽闭在一间黑漆漆的房内，象罪人囚在笼中，死人放在棺木里一样。除了下大雨的日子，马路上的污泥使他不能行走以外，他老是要半痴半疯的样子，在路上唱着走着。在他附近的地方，跑在道旁向行人哀叫的乞丐，和带着一个小篮沿路喊着的卖饼的小孩，差不多一个个都认得他这个奇怪的人了。平常在这样日丽风和的春昼，月光如水的良宵，他总要一个人或者和几个朋友出去游行一次。他游行的目的，不是在马路两旁的店外瞧样子间，便是到没有人迹的田野间去痛哭狂啸。但是近来他和从前有点不同了。他自己也觉得他的性格已经变成两样。他近日不仅不到外面去游行，并且有些不愿和人家说话。终日除了吃饭，上课等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外，便永远幽闭在自己的房内，沉默的幽闭在自己的房内。

清明的时节已过了，龙华的桃花，正烂漫的盛开着，锦绣一般的鲜艳。到那边去看桃花的男女老幼，车马络绎的在马路上走过。那些如火如荼的往来的人们，和汽车跑过

后马路上飞扬着的灰尘一样的多。若是往日的他，已经随在众人后面，不知在那边发过几次狂了。可是近来他的心，正如那止水一样，一点也引不起微微的波浪，任桃花怎样的妖艳，怎样的诱引，任他的朋友怎样的邀约，怎样的劝导，他总是出也不肯出去，看也不愿去看。

平日每天必去翻阅的报纸，近来也不去翻阅了。每回从书局寄来的杂志，封着也不撕，随便丢在桌上或书架的下面。他最爱读的几本诗集和小说集，看也不看，插在书架上，已经给灰尘封着，几乎成黑色了。桌上放着笔砚和散乱的书藉，另外还有许多撕得粉碎了的纸头，带着浪漫性的散着。朋友或是家中寄来的信，看也不看，就放在火中烧了。至于写给别人的信，不用说是不曾动过一次笔。

久居在南方的太阳，近来已懒洋洋地向北方作一次长途的旅行。日间的光阴随着一天暖似一天的空气一天一天的长起来。久锢在黑暗之中，长久没有阳光照到的他的房内，也居然日光满窗了。每天不到六点钟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已从那渺茫难测的梦乡，回到了他的躯壳。太阳渐渐的从东方上升，从那小得如自来火的盒子一般的玻璃窗上钻了进来，照在他的床上。淡淡的阳光，映着他的惨白的脸孔，恰如枯萎了的白菊花，非常憔悴的卧在瓦盆中的一样。浮云飘过时，把阳光遮没了，他的脸上更显出几条如死人一般的黑色的皱纹。阳光刺激他的眼睛太强了，他便把双目紧紧的闭住。待到他觉得眼前一黑时，才睁开了眼，随着阳光进行的路线，去看那飘渺的浮云，和窗外飞荡着的游丝。他的心也和浮云游丝一样的毫无归宿，只在脑里留着许多不着边际的空想。到了阳光从云缝中射来，或是看云看厌倦起来的时候，便把

头旋了转来；同时目光也随着转了方向，便死盯盯的注视在粉白的天花板上。一种浪漫的思想，在他的脑里经营，他便在那粉白的天花板上，发现了许多浪漫的形迹。他看见天花板上有一个笑得非常紧张的脸孔，紧张得和他对门那铁匠的两臂的筋肉一样；和蔼的形容，圆圆的眼珠，开着的笑口，嫩白的皮肤，他都觉得非常可爱。他又在那天花板的尽头，发现一个中古时代的骑士，单枪匹马在那边向着敌人耀武扬威。他再翻身朝壁卧着时，便会看见壁上的两点残墨。他看见这两点奇怪的残墨，脑里早构成了一个穿西装的少年，在那边向他脱帽行礼，他也微微的笑着和那壁上的人物点点头。直到了楼下的自鸣钟敲了十下，床上的阳光已走过了楼板的中心的时候，他才懒懒的把衣裳一披，慢腾腾的起来，双脚依然伸在被内，呆呆地坐着出神。

每日最简单的两根油条的早餐，近来因为受经济的压迫，索性也废止了。他迟迟的起床，这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每到八九点钟的时候，他的腹部必定雷鸣一般的鼓动一次，他也莫可奈何，只得耐心忍着，不敢和袋中仅有的以备不时之需的两角小洋作战！因为他知道这两角小洋瞎花了以后，便要陷入不可言说的艰窘。他学校的校长，已经到A地去了。校中的同事，人人都和他一样的领不到每月的薪支。他的朋友有一件皮袍放在他那边，他早已把它当在当铺中了。而且暮春的天气，寒燥最不一定的。要是把棉袍絮被当了，他更无以抵御料峭的春寒。

他每日沉沉的幽闭在自己的房内，一面是因为受经济的压迫，挫折了他狂热的态度；一面还有他特别的目的。他十点起来的时候，天天都看见对面统楼上坐着一个对镜梳妆的

女子，他故意把晚上闭上了的玻璃窗，呀的开了，去引那女子的注意。那女子抬头把他一瞧时，他沉锁着的脸孔，便放出一丝的笑容。若是那女子的窗内，罩着了一层白布，他便象失了什么似的惘惘的坐着，有时在楼上踱来踱去，象含有许多说不出的幽恨。他呆呆的坐在床沿的时候，只要听到了对面的窗门一响，或是竹竿敲在楼上的声音，他随即起来向对面看过去。有时他受了耳朵的欺诳，有时却看见了一个白发婆婆的老妈子，他便失望了，依旧呆呆的坐下。若瞧见了那个女子坐在对面做工，欣欣的笑容，又在他的脸上出现了。他吟着一些不入腔调的古诗，等到那女子抬头看他时，他才停止了吟哦。有一天，他看见她穿着一件白灰色的衣服，和他自己穿着的颜色一样，他过敏的神经，觉得那女子是表同情于他的，故意穿起和他一样颜色的衣服，是向他引诱的。虽则那女子从未向他点过一次头，微笑过一次，但是他以为穿的衣服既和他一样的颜色，便是她已经爱上了他了。有时那女子在和她自己的妹妹微笑，他总以为这样温和的微笑是对他而发的，那女子虽不曾看见他，而他在她微笑以后，总要和她点点头，微笑着报答她的盛意。他整日的光阴，上课吃饭而外，便这样无聊的过去。

马路两旁的店家已上了电灯了。黑暗之神伸张着两翼，侵袭到他的房内。他点着了一盏美孚灯，萤火虫似的在风前跳舞着。他看见对面那女子的白布罩着的玻璃窗上，放射出雪亮的电灯光线，愈觉得自己的室内黑暗无光，无聊的把书架旁边挂着的日历撕下了一页，在后面写着几个很潦草的字：

“我短促的生命，又死了一日了！”

二

他的神经非常衰弱。骤寒骤热的不断的天气，异常的累人，尤其使他困倦。他在床沿上呆坐得太疲乏了的时候，便躺在床上，似睡非睡的蒙着两眼。他的脸色本来就瘦得难看；近日受了这样不自然的生活和忧虑的心理的影响，脸色一日瘦白一日，简直同久病的人一样了。他拿起一面蛋圆的小镜，去看他自己的影子；他真不相信镜里的人就是他。他看见自己这般瘦削得可怜，经济又这般受压迫，一股酸楚的思想，从他的心中直刺入脑筋，两行悲苦的清泪，不约而同的流出了眼眶，滴在镜面上。镜里的人影，更罩上了一层惨波的愁云。

他的同事看见了他这样毫无精神毫无勇气的举动，都暗暗的在那边发笑。说他是患着单思症。和他同居的能了解他的S君，见他的孤独性这样愈闹愈甚，很觉替他发愁。S君不是愁他没有人能了解他，也不是愁他的举动被人暗笑。S君愁他这样孤独的无聊的思想，会使他变成不健全的心理。S君愁他这样愈闹愈甚的孤独性，会影响到他的生理上使他成为一个病态的青年。但是他的病态已经一天显明一天，醉狂的心理早已麻木了一半了。S君每晚上必定劝他一次：叫他不要这样久居着不到外面散步；叫他不要长这样抱着孤独的悲哀；S君更说他这样灰色的人生观，不是青年人所宜抱负的；自己的光明必须自己去创造。S君说他的前途比较S君自己还觉光明一点，而S君自己都不肯带上了悲观的眼镜，在他更觉不相宜了。他听了S君的话，象听了生公的说

法，顽石一般的微微点了点头。脸上现出一丝丝的惨笑。仍旧一样沉默着，整日闭门坐在房内不肯出去。

其实，S君虽则这样劝他，劝他不要长日锁在沉闷的愁城里；而S君自己呢？何尝不是和他一样的无聊！S君心中烦闷的滋长，和他的日益消沉的思想，正是并骑而驰。S君在劝他的时候，S君的笑容上，也笼罩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哀。有时S君在劝他，他若是开口答复，两人便要作一个长时间的辩论；开始总是S君劝他不用悲愁，等到辩论将要終了的时候，S君的潜伏着的隐忧，给他拨动了，两人便要相对默默无言，有时竟至于幽幽的坐着对泣。

他和S君同住在一间厢房亭子楼上。前面厢楼和统楼上住着许多他的学生。日间的上课铃响了，学生一哄地走到课堂里去上课。他依然惘惘地靠在床上。他斜看着坐在桌边写字的S君。他见S君一面在草草的写着，一面皱着额纹在想。他看见S君前面复着几丛疏疏的黑发，觉得S君带有几分女性美。这时他不觉嗤的一笑。S君抬头来看他，他的两颊，就象夕阳返映的朱霞一般的红了起来。S君向他说：

“你在想些什么？”他赤着脸说：“要是你或者我有一个是女性的，我们这样亲切的同住着，也不至于这般消沉了。”S君也微微的对他一笑。

他这样和S君说过后，仍旧躺在床上，作些无系统的妄想。他只要一蒙着眼，对面楼上穿着白灰的衣服在对镜梳头的女子，便笑盈盈的走在他的前面。那女子的嫩白的两颊，直丰满得同十五夜的圆月一样。微微露出来的洋瓷一般的白齿，外框镶着鲜红的圆唇，象池中半开着的荷花一样的柔和可爱；那双转动着的秋水一般的双瞳，如荷叶上擎着的露珠

一样的明润。那双凹凸不齐的耳朵，便欲形容它，也找不出相当名词或形容词的短句。他尽闭眼想着那个女子想得出神，不知趣的茶房，却在门外高声喊他，催他去上课了。他从床上坐起到书架上取了课本，又跑到窗口去看他刚才在幻想的那个女子，只见对面的窗上，深深的罩着白色布幕，他才快快地走去上课了。

他挟着一本绿书面的几何，懒洋洋的走上了讲台。点过了名，便把这本书一页一页的翻开，直找了昨日折了角的那一页才止。他在学生的时代和初教的几个月，觉得几何对于他有特别的兴味；他在讲解这一角等于那一角的时候，好象已经把人生问题解决了的一样。近来或者是受了心里变态的影响，对于这样机械性的学科，渐渐怀起了憎恨和嫌恶的心思。他一面拿着粉笔和三角板在黑板上画图，一面却依然在想那女子紧张着的脸儿的曲线美。他讲解的时候，学生在睁眼看他，听他的解释。他过敏的神经，觉得他的学生这样注视他，一定发觉了他靠在窗口看女人的秘密。他看见学生的眼光象箭一般的集中于他的身上，他自己真成了众矢之的。他想避开了众人的眼光，面朝着黑板，手里拿着一枝竹鞭在指着解释。不安的心儿，使他时时偷看学生的视线有没有变更。但是他偷视了几次，学生的目光仍旧注视着他没有转移，他的心脏急得渐渐在发跳了；脸上急得渐渐在发烧了，讲解的口才，本来是很明白的，这时候也有点模糊不明白了；甚至于期期不能出口了。直到了下课铃响了，才把缚在断头台上的与众弃之的重犯，释放下来。在铃声响着第一下的时候，他便把书本一合，向学生们点了点头，一溜烟跑回寝室，过幽闭着的生活了。